



位于富春溪上游的长汀渡口

福建“六江两溪”中的交溪，上游发源于鹭峰山脉、洞宫山脉和太姥山脉，流经福安城区的一段，人们称之为富春溪。富春溪、穆阳溪、茜洋溪在赛岐的三江口汇合后注入赛江，再由白马门一路欢歌，奔流到海，流域面积1672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89%。

福安千年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因水运而繁华的历史。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陆上交通艰险，长途运输大都凭借水道。古代官府常在驿路要津及往来人口较多的河岸设渡，称官渡。据《福安县志》记载，当年的水道渡口“海舟渔货并集，远通建宁府诸县，近通县城及各村”。福安是闽浙内陆腹地与外界交通的一个重要驿站和门户。

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地方志《三山志》，记录福安最早的官渡：黄崎镇的滩头渡和下邳驿的下邳渡。滩头渡即下白石渡，河宽800米，潮水落差7米，是福州北去温州的重要渡口，元丰三年（1080年）置。当时福州北上温州的沿途驿站：北岭—潘渡桥—白鹤岭—宁川驿—深浦渡—双岩岭—黄崎镇滩头渡—下邳驿—盐

田驿—温麻驿—桐山驿—分水岭—温州。黄崎、下邳均在这条连接闽浙的沿海驿道上。明弘治末年（1505年），官府把原本设在七都上白石的巡检司迁到黄崎。清代为了加强对财政和税务的管理，在黄崎设置了税厘分局、闽海海关、官运总局、盐仓户管等机构，此外还有甘棠小憩（公馆）、文营。民谣有“甘棠有城都没官，下白石无城七门官”之说。“七门官”，即指巡检司、海关、厘金、文营、武营、巡知、代报等“七衙门”。其中，厘金相当于现在的税务所，巡检司与巡知为政府行政部门，海关即现在的海关，文营即文化管理部门，武营即部队，代报即现在的邮政。于今，下白石镇内仍遗存“白石分司”碑及七衙门碑文。黄崎作为福建北航线最重要的海丝中继港，清人林伯琴曾用“万怒潮声惊闯海，千橹舶影醺前峰”来形容其繁荣景象。

福安城区所在的韩阳坂富春溪上，曾经有三个重要渡口：栖云渡、高家渡和富春渡。栖云渡即今之阳头渡，位于阳头环溪上，渡口宽约200米，是福安通往穆阳及闽东北一带古道的重要渡口，明弘治二

见证城市变迁的古渡口

□ 林耀琳

年《八闽通志》载：渡口“有亭号曰‘碧云’。”与阳头渡相接的蔡阳古街，商铺林立，市井繁华，成为福安城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高家渡今称‘江家渡’，位于福安农药厂至江家渡的之溪上，是福安城关通往宁德、福州古道的重要渡口。1956年，福温公路通车前，此渡口最多时有渡船3艘，日渡300多人次。富春渡是县城通往坂中及坦洋、社口、寿宁一带的重要渡口。据1980年统计，全年渡运货物量达2015万吨，日均人流量达500多人次。1982年，坂中大桥竣工通车，此渡口随之废弃。

富春溪、穆阳溪、茜洋溪汇集的三江口，孕育了闽东最大的公路渡口——赛岐渡。赛岐渡宽500米，明万历二十五年及崇祿十五年的《福安县志》就有在此处设渡的记载。清光绪时期，近代沿海移民聚集，赛岐港口商埠逐步形成。清代五口通商后，赛江把内河运输同海外航运衔接在一起，赛岐港经济腹地辐射闽东浙南15个县1.5平方公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赛岐港辟为外贸运输物资启运点和国轮外贸物资装卸点；从1983年起与香港正式通航。此间，港口的吞吐量仅次于福州、厦门港，被誉为“闽东小上海”。1956年，福温公路通车，从北京至福州的国道和从霞浦县至闽北山区浦城县的省道在赛岐纵横交汇。上世纪八十年代，渡口年车流量14.4万多辆次，人流量380万多人次。高峰时每天两岸过渡的车次达五六百辆，乘客2万多人，渡江的不便成了老一辈人难以磨灭的记忆。1991年，长达980米的104国道赛岐大桥在老渡口的上方腾空而起，跨越东西两岸，天堑变通途。

赛岐三江口以西的穆阳溪，潮水可达富溪（即今之溪潭），在廉村一带形成富溪津市。富溪村北上到穆阳，溪中共有23滩，船只上行遇滩常靠人力推动，可以通

1吨左右的小溪船。穆阳是穆水水路运输的终点，也是福安西部的货品集散地。大批海货经黄岐渡、赛岐渡、富溪津抵达穆阳，再由穆阳人力肩挑运往周宁、政和、松溪等县，穆阳成为闽东沿海与闽北、浙南内陆海货与山货的交易点和贩运集散地，繁华一时。

三江口以北的交溪航道，潮水可达白沙村，借助小溪船水运可至福安城关，遍及社口、潭头、上白石，货运与寿宁、柘荣以及浙江的泰顺、庆元等县地相通。据说，早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赛岐就有监察船顺着西溪直达寿宁斜滩村的记录。

穆阳溪、赛江航道开辟了两省十五县的广阔辐射区域。渡口的繁华造就了下白石、富溪津、穆阳、洪口、赛岐、上白石、沙坑、社口、白沙、苏阳、甘棠、六屿、长岐、溪尾等因水而兴的水乡村镇。1987年，福安全县还有渡口66个，渡船90艘，有证渡工96人。进入21世纪，陆路交通飞速发展，曾经见证繁华的渡口都已隐入历史的尘烟，至今保存完整的寥寥无几。

“渡口看潮生，水满蒹葭浦。”站在鹅卵石铺展的渡口，遥想当年的水面，舟楫穿梭、船桅如林，繁华一时。福安盛产的茶叶、丝绸、茶油……从这些渡口启程，驶出山乡；从福州出发的商船，通过黄崎港中继，经东海海域，远赴日本、新罗、高丽等地，海上丝绸之路盛景辉煌。

渡口，不仅是曾经贸易往来的港口，活跃经济的窗口，也是乡人梦想启程的地方。千百年来，长溪流域的母亲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

岁月流转，曾经热闹非凡的渡口归于平静，只留下湍急的河水无声流淌，把昔日的繁华热闹，默默倾诉于遥远的岁月、静谧的时空。

枕河而居的水田村

□ 沈荣喜

那条河，汇集了上游富春溪和茜洋溪的来水，在福安市溪柄镇水田村边绕了一个月亮湾后，便扑进了赛江的怀抱里，水面到此变得宽阔起来，流水温温柔柔，像一条绸带缠住了村子。水田村便陷在这万古的温柔里，将头轻轻枕在河畔，在时光的缩影里，惬意吐纳着潮水的呼吸，把声声鸡鸣与袅袅炊烟也织进了这一方山水的胜境里。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水田人，用自己的汗水把每一个饱满的日子横织成经、竖织成纬，织成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图》。

河是村子的摇篮，日日潮声吞吐，水田村便在这天地的摇篮里开枝散叶，把村子的蓝图一点点从山脚下摇了出来，摇出了今天的乡村新貌。由河水冲积而成的千亩良田，给了村人枕河而居的立身之本。而村后蜿蜒的青山，是潜居这一方山水里的一条卧龙，朝南的龙头吸来河水，让满山的树木不论春夏秋冬都那样苍翠葱茏。四季青山似画屏，为这一方山水又添一境。村边的菜地里，翠碧的青菜、白菜、花菜吮吸着土地深处的营养，将村庄的田野打扮得生机勃勃。

河边一座亭子，掩映在一棵古树之下，河对岸也有一座亭子，隐藏在一丛翠竹背后。河这边一条埠头，河那边也是一条埠头，它们毫不犹豫伸进水里，用自己宽厚的脊背铺成一条来往两岸的路。一条敞口渡船日日守在河边，紧贴着河流的脉搏，在起起伏伏飘来荡去的日子里，守着水田村天真可人的梦境。

水田村的每一天都是从渡口开始的。天空拉开了黑沉沉的幕布，启明星在鱼肚

白的天幕上眨巴着调皮的眼睛，河在恬静的呼吸声中醒来，抓一丛水草洗净脸，把两岸青山的影子、树木的影子、田野的影子、炊烟的影子，连同天边朝霞的影子都倒映到水面来，那是天地间的一轴清新的水墨长卷。“突突突”，马达声响了起来，大河吹响了号角，那些早早起来伏在菜地忙碌的身影听到了大河的集结号，将身子从绿油油的菜丛里立了起来，一篮篮新鲜的蔬菜已经整齐装在了小三轮车里。“突突突”，敞口渡船一边催促，一边调整着靠岸的最佳姿势。“滴滴滴”，一辆辆小三轮车沿着村中的大道，像潮水般涌到了渡口。渡工把船稳稳停靠在河埠上，一辆辆车子鱼贯而入，一篮篮青菜、白菜、花菜也鱼贯而入，伸展着青翠的叶子，精神抖擞，对河的对岸充满了好奇和期待。等到人进船，车入舱，渡工调转船朝对岸开去。

我来到水田村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分，走过宽敞的村道，一边是修饰一新的房舍，一边是广阔的充满生机的田野，一条江堤像一道结实的臂弯牢牢护卫着这片土地。路的尽头是渡口，只见远处山岚，烟霭连同岸边的竹树在河水里涂抹淡影，清雅入画。河面上，那只敞口渡船慢慢调

转头，朝着水田渡口开了过来，宽大的船舱里挤满了车和和人。河水正在涨潮，一点点的漫过埠头，咣当一声，船靠了岸，一辆辆三轮车爬上岸来，空篮里斜放着秤杆，看得出那多半是卖菜而归的农人，他们清晨采摘的蔬菜已被一双双温情的手牵进了千家万户。

我想起十多年前去水田村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我们从溪柄镇区穿过田野，走到渡口，正值日暮黄昏，夕阳西下，坐在渡船里，河水在船底下无声地流着，河面上只有发动机的声响，两边的山、树和天空倒映在河水里，晚霞在水面上燃烧着绮丽的色彩，仿佛乡村久远的梦。坐在船上，思绪随着船犁出的那道水痕渐渐渺远，有一种“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梦幻之感。远远的，看到了渡头上的老树和亭子，老树伫立岸边，风雨不动，在迎来送往中渐渐浸染上岁月的风霜，站成了村庄的古老标记。晚上，我们沿着渡口，又坐上渡船，月亮悬在空中，似水的月光流淌在河面上，远处有星星在闪烁，四周寂静无声，唯有船划过水面远去的声音，安静得像是村子的梦呓。那是水田村给我的最初印象，让我觉得枕河而居的水田村是梦里的桃花源。

说到水田，你一定会想到王维笔下“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诗境，是的，那是夏日的水田村风光：清水田里，时有一两只白鹭站在那里，也许是在钓鱼，也许只是凝望远处的长河，白鹭和玻璃框一样的水田便构成了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成为村子永远的收藏。枕河而居的水田村，还有一样大河送来的水中珍宝，那就是学名沙蚕的“流蜞”，每当夏收之后，沙蚕随着潮汐水涌入稻田，钻进村民们布设的网兜里，成为农家的席上之珍，有清人黄廷彪的诗为证：一截一截又一截，生于田垄长于禾。秋天鲈鱼寻常美，暑月鲔鱼亦逊他。庖制味甘真上品，调来火候贵中和。王侯佳饌何曾识，让与农家鼓腹歌。

今天，我又一次站在水田村的渡口，尽管岁月兜转，时光流逝，我依然听到了那条河澎湃有力的心跳声，那条河埠干净宽敞，山色依然，老树依然，亭子依然，绿水青山依然，水墨如画依然，身后的村庄恬静安然，只是经过时光之手，容颜早已焕然一新。

枕河而居的水田村，因有了河和渡口，不仅渡来了有滋有味的日子，还留住了一方山水数百年的悠悠乡愁。

枕河而居的水田村，把日子过得像涨涌的潮水，潮来有信，那来往两岸的渡船，风正好扬帆，在时光河流的酝酿下，村子便如一坛陈年老酒，有了岁月怡人的芬芳，饮一口，便让人愈发不舍得离开这方山水、这处田园，站在渡口注视久了，眼眸中便有了河水的湿润和脉脉温情。